



故李華鄉親遺像

年前所發生的事，大約是有二百萬人，隨當時的國民政府來到台灣，當時有的是來台灣工作，有的是被徵

召當兵，甚至有的只是出門買個東西，就因時勢所迫而流離到台灣這個被海峽分隔的異鄉來，那時甚至都沒法書信回家，與自己原來的家鄉，記憶空白將近達四十年，一直到一九八七才打開返鄉大門，開放兩岸探親，因而回到家鄉不免有多少「小小離家老大回」的感慨，而今當時的異鄉台灣，已經變成老爸這一代落腳生根的地方，也不知不覺的變成另一個故鄉了。畢竟，戰亂是無情的，讓許多許多人，與自己的家鄉、父母、兄弟姊妹、妻子兒女分離，沛顛流離來到台灣，並重新辛苦的建設新的家園，這段歷史讓我們了解到我們上一代所所做的辛苦與努力，一路走來真是處處艱辛，雖然目前在經濟上已進入開發中國家之林，在我們現實的環境中，仍有許多的矛

相信這是大多數老爸這一代的心情寫照，畢竟他們生長在一個不一樣的年代，這是在這六十

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衰；
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。

——唐 賀知章〈回鄉偶書〉

致棗陽鄉親文

李萬壽

盾、有許多問題要去面對及突破，當然我們這一代仍需繼承上一代的傳承，並繼續努力，並作好這一代的任務。作家穆景南說：

「了解生命跡象，有好的認知與心理準備，父親的最後一段路，也許可以走得更圓滿，而我們家人心中也可以得到完全的平安與放下。」

俗話說：家有一老如有一寶。直至今日為止，有時候都會無法相信，已經失去了老爸，取而代之的就剩下記憶而已。父親李華，原名世祥，民國十七年生於湖北棗陽鹿頭鎮，國共內戰時隻身來到武漢，投靠親戚，之後投效軍旅，民國三十八年隨國民政府來台，民國六十七年陸運通信少校退伍，歿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。然而生老病死，都是人生必經的過程，但有時候想到了，總是會莫名感傷的，或許應該要堅持些，往前看，繼續走下去才是對的。老爸本身有輕微的心臟病、高血壓、糖尿病的毛病，因為要靠藥物控制病情，平時都是自己到醫院拿藥，也有好幾

年了，所以也不以為意，只覺他的行動力變遲緩了，精神沒有以前那麼好了，甚至自己會感覺到有點喘，有帶他看過醫生，檢查後醫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指示，就和一般一樣拿藥回家服用，只想說或許是應該讓他多休息，但之後精神變得更差，做什麼事情都提不起勁，食欲也漸漸變的不好，昏睡的時間也愈來愈長了，表面上沒有什麼很特殊生病的徵兆，就連發燒都沒有，某天下午竟然起床後沒力行走，就叫救護車送院掛急診，醫生診斷後發現肺有積水的現象，需留院觀察，醫生也判斷需要作洗腎，建議洗腎代謝肺積水，並用抗生素作治療，一直等到隔天下午才有加護病房，晚上便有氣喘現象，醫院深夜便通知我們父親病危並插管，而後又上呼吸道遭感染，引發腸胃道連續出血，連醫師都說束手無策，之後，轉至呼吸照護中心，此時父親意識已不清楚且肌肉也逐漸萎縮，而後轉至台北榮總，一個月雖然有作氣切及脫離呼吸器，但還是因尿道感染引起肺炎及敗血而離開人世。世上最痛苦的事莫過於

棗陽文獻

與自己的親人生離死別了，這才發現人有時候是很脆弱的，畢竟人的壽命是不可能長生不老的。

然而在讀完穆景南所寫的「正視生命中的最後一堂課」（註）則有一段心有戚戚焉的感受，生命雖然無常、但如果能讓長輩們安祥的渡過晚年及生命中的最後的一刻，應該都是晚輩所期盼的，原來人若是因為身體老化而離開人世，不是沒有跡象可循的，或許只有有經驗的醫護人員比較容易看得出來，而能給我們比較忠懇的建議，但在一般人臨終前都因為不知道而沒實質或心理上的準備，而導致死別前後心靈上的痛苦及一些問題的產生，雖然科技的發達，或許能暫時性的延續生命，但若能讓臨終者得到好的安息，也是值得我們深思；而另一方面中國人比較忌諱談死的問題，不像外國人通常都會先立好遺囑，將後事交待清楚，甚至將醫療上決定留下的指示，在國內通常醫院都會尊重家屬的決定，所簽的急救或手術同意書，如果子孫建議分歧，或與本身的意願相違，這也會變成麻煩的事。畢竟能有自知

之明，能清楚的知道自己臨終之曰，應是少數，所以能找到值得信任的人，先決定好後事並講清楚的話，將對子孫算是一份大禮吧。

生於憂患、長於戰亂、砥礪忠黨愛國廉節
奉公之情操、心繫台灣富強成定當世
老時快樂、別時安詳、囑守厚人薄己孝悌
持家之美德、魂願中華和平銘鐫汗青

這是郭台銘先生為他父親所寫的輓聯，相信也父親這一代許多長輩們的寫照及願望，在此要感謝棗陽鄉親對父親的愛戴，以及回大陸返鄉探親時的照顧，父親此生能有榮幸與各位成爲鄉親，也願棗陽的鄉親長輩們能好好保重身體，喜樂的過每一天。

註：可利用網路搜尋「正視生命中的最後一堂課」

